

“

一套教材里没有鲁迅，肯定是不合格的。——曹文轩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陈丹青

教材风波背后的教改之惑 救救孩子还是 救救鲁迅

19篇经典课文仍在教材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现行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小学、初中、高中新课程语文教材均有若干种，供各地教育部门选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年人教社“微调教材”时，最新版已删除了卞之琳的《断章》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语文社最新版已删除了戴望舒的《雨巷》。

至于苏教版，这几年来一直没有变动。一些媒体所称“苏教版收入曹文轩、韩少功、周国平等人的作品”也是几年前就已经收入的，所以，当代作家进入苏教版教材也并非什么新鲜事。不过，苏教版一直没有收入余华的作品。

据快报记者调查，网帖《各地中学教材大换血，看看被踢出教材的课文》列举的被剔除的21篇课文中，有12篇已收入上述五套高中新课程语文教材的必修部分。其中《雷雨》五种版本都收入，《孔雀东南飞》收入人教版、语文版、粤教版、鲁人版，《药》、《阿Q正传》收入粤教版，《纪念刘和珍君》、《廉颇蔺相如列传》收入人教版、苏教版，《南州六月荔枝丹》、《五墓碑记》收入苏教版，《六国论》收入苏教版、鲁人版；《过秦论》收入人教版、粤教版，《石钟山记》收入鲁人版，《项脊轩志》收入苏教版、语文版、粤教版、鲁人版。

以往高中三年的语文课程均为必修课程，通常六个学期使用六本教材。高中新课程语文必修课程仅为1.25学年，其余为选修课程。由于教学时间和教材篇幅的制约等原因，以上五套教材必修部分均未收入的以往曾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的篇目仅《伶官传序》、《病梅记》2篇。

另外7篇《陈焕生进城》、《触龙说赵太后》、《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牛郎织女》通常作为初中或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现行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初中新课程语文教材就都收有《背影》。

教材编写者认为，舆论关注教科书、关注母语教育固然是件好事，但在不加考究的情况下肆意渲染、过度阐释甚至妄加揣测，或将干扰教材编写这一严肃而审慎的工作。

有关专家指出，尽管“鲁迅大撤退”是个忽悠，但在“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已经成为一些孩子口头禅的时候，我们的教材一定慎用轻快的体裁消解解读的深度与寓意。

最新人教版撤下余华小说

此外，该帖列举的新增12篇文章，均为2004年新课改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新增篇目，但已经是6年前的旧事，算不上“新闻”。

其中，杜甫的《咏怀古迹》、柳永的《望海潮》、苏轼的《定风波》、辛弃疾的《水龙吟》、卞之琳的《断章》、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蒙田的《热爱生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8篇文章仅为人教版所收。另外4篇：帕斯卡

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苏教版同时收录，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语文版同时收录，戴望舒的《雨巷》语文版、粤教版同时收录，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苏教版、鲁人版同时收录。

以高中为例，高中语文新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两个部分。目前进入中学使用的高中新课程语文教材有五套，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五套教材自2004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至今，虽然根据教材使用的情况作了个别篇目的调整，但各自内容结构均没有大的变动。

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参与了人教版高中教材的编写，由其主编的选修课本《外国小说欣赏》被很多省份采用。他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材的适当调整无可非议，一个新的教材总有一个尽善尽美的过程。“中学语文教材六十多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这‘曲折’，表现在语文教材文本选择方面，主要是以政治的标准取代语文的标准，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语文教材简直就是政治读本。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现在的语文教材与十多年、二十多年前的相比，是一个革命性的颠覆，它不是一般的改编、修订，而是一套全新的教材。但因为编写的时间又很短暂，不可能一开始就很完善，近几年进行一些调整是非常合理的，毕竟一个教材确定下来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检验。”

对于舆论的关注，曹文轩认为这很自然，也是件好事。“它选上一个，拿下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态度，一种姿态，因为教材是代表了国家意志的，代表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理念的，它上什么换什么当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了。”

“没有鲁迅的教材是不合格的”

在此次教材风波中，鲁迅作品的调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经一些媒体、网站渲染后，演变成了“鲁迅大撤退”的噱头。实际情况呢？四川删了《纪念刘和珍君》、《阿Q正传》，巴金反思文革的《小狗包弟》入选，广东用《祝福》替换了《药》。上海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阿Q正传》、《祝福》、《藤野先生》、《雪》、《拿来主义》都在。

北大教授、“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解释说，鲁迅作品早在2004年新课改时已经做了调整，并非报道所说的新学年又有新变动。根据新课程标准，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由原来3学年改为



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境遇尤为媒体关切 资料图片

1.25学年，总课量减少，课文篇目自然也减少，鲁迅的作品由原来5篇调整为2篇。准确地说，鲁迅作品在必修课中减少了，但在选修课中又增加了《未有天才之前》、《鲁迅论读书》等，还专门选收了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

参与苏教版高中教材编写的王栋生发文指出：2004年，苏教版高中教材必修课中收入了《阿Q正传》全文，但试用阶段有不同反映，一些教师反映课时不足，个别媒体也报道过教师教学全文有困难；2006年，编者把《阿Q正传》从教材中移进《读本》，然而随即就有媒体报道“《阿Q正传》从高中语文教材中消失”，令人啼笑皆非。

基于此，《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课本应时变动 鲁迅自在人心》的社论，“有些课文（鲁迅作品）并非是删除，而是因压缩课文总量而转移，比如改为选修，这与弃置有本质不同。但在所有抗议新版课本的声音中，对过度淡化鲁迅作品的不满尤为强烈。这种不满由来已久，尽管出现了渲染论调的情况，却也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从教学的角度上观察，鲁迅正在逐渐偏离课堂的中心‘民族魂’的境遇值得关切。”并进一步分析指出，“鲁迅淡出教科书，某些修改指令或许难以抗拒。可是，即使鲁迅不在教科书中，鲁迅就会消失吗？答案是

否定的。”对此，曹文轩认为，“不能这么讲，不能说‘淡化鲁迅’，我们不能简单下这个判断。拿掉一些换上一些是非常自然的，不要简单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眼光去分析语文文本的替换，乃至于滑向阴谋论的揣测。如果调整鲁迅的作品，肯定不是（政治的）原因，可能是另外的，比如现在的孩子不太喜欢、不太适应、对鲁迅有疏离感这样的原因。”

对于鲁迅在教科书中的地位，曹文轩认为是不可撼动的。“一个语文教材，无论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与鲁迅相遇那肯定不合适。因为课时紧张，将必修的篇目减少一些，或是将一些必修改成选修罢了。如果一套教材里没有鲁迅，这个教材肯定不合格的。”

与曹文轩意见相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认为，“中小学教材，我是赞同逐渐撤换部分鲁迅作品的，现代文学只有30年，而当代文学已经60年，质量两个方面已经超越现代文学，应该逐步增加当代文学的比重。”

在逐步减少现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他进而提议要进一步减少古代文学和文言文的内容，直至最后把文言文全部剔除出必修内容，放在选学内容中。“古文是死文字，没有全民皆学的必要。”

慎用轻快体裁消解解读的深度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已经成为一些孩子的口头禅，或许部分印证了曹文轩的判断。

他特别指出，“我们现在尤其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青少年对这些文本的隔阂，是文本本身的原因，还是中小学生这些阅读者、接受者本身的阅读能力、阅读趣味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那教材不能一味顺应这种阅读趣味，不能因为孩子不喜欢了就把它拿掉。好的语文教材应该有引领一个国家的儿童进行理想阅读的责任。而不仅仅是顺应当下儿童的阅读趣味，应该是阅读制高点上的一盏灯塔。我们的教材一定慎用轻快的体裁消解解读的深度与寓意。”

据他观察，现在学生的阅读情况并不理想，“现在的小孩只是喜欢读那些好玩的、热闹的，但是在写法和品质上都非常一般甚至低下的东西。”学者陈丹青有言：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如果说，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教材文本的选择和调整，那么，如今的教学方法是否能够很好地培养他们的能力和趣味呢？

曹文轩和周国平作品都被收入新教材中，网上也搜索到不少分析两人作品的教案，但两人关于语文教学的观点却不尽相同。

划分段落大意，提炼主要内容，概括中心思想等是语文课的“主要动作”。但周国平说，“我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让学生分析某一篇范文的所谓中心思想或段落大意。据我所知，我的文章常被用作这样的范文，让学生们受了折磨。有一回，一个中学生拿了这样一份卷子来考我，是我写的《直面苦难》。对于所列的许多测试题，我真不知该如何解答，只好蒙，她对照标准答案批改，结果几乎不及格。由此可见，这种所谓标准答案的测试方式是多么荒谬。”他说，所谓语文水平，无非就是这两样东西，一是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二是写作的兴趣和能力。如果自己是语文老师，会注意培养学生对书籍的兴趣，鼓励他们多读好书，还会鼓励他们多写日记。

相反，曹文轩却认为这种阅读技能的培训很有必要。“对从前的教学方法不要轻易否定，它运行了那么多年，总有一定的经验，划分段落，遣词造句分析，就是语文知识的学习，是对阅读技能的培养。那个分段，就是让学生明白文章的逻辑，这是有利于他们写文章的，所谓的作文之道。”他在教学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本来高中阶段就该解决的写作问题，现在却拖到大学来完成。“按理说，无论怎么写，至少字通顺吧。但现在我们要在大学补写作文，可能这些年来的语文教学还是有些问题的。”

他分析原因，这些年来的语文教学可能过多地偏向了人文性，而忽略了工具性。“语文课文不是人文读本，人文读本是不需要去研究的，我们只需通过阅读了解什么是人性、人生、政治、国家等等就可以了，无需细细分析它的遣词造句，起承转合。相反，只有我们重视语文的工具性，才能从根本上夯实基础。”

与曹文轩意见相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认为，“中小学教材，我是赞同逐渐撤换部分鲁迅作品的，现代文学只有30年，而当代文学已经60年，质量两个方面已经超越现代文学，应该逐步增加当代文学的比重。”

在逐步减少现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他进而提议要进一步减少古代文学和文言文的内容，直至最后把文言文全部剔除出必修内容，放在选学内容中。“古文是死文字，没有全民皆学的必要。”

回顾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不得不承认，语文课本需要承载的东西太多：千秋家国梦、人性真善美、熏陶、教诲、感化，缺一不可。某个篇目的存废、某位作家的取舍，“语文”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扬州大学教授、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委徐林祥在接受快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关心是好事，但别炒作。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委

徐林祥评说“教材风波”

媒体关心是好事 但切勿炒作



语文教材文本的每次变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CFP

十年又可分为五个时期：建国初期的语文教材是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的《中等国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提倡听说读写全面训练；五十年代中期，推行汉语、文学分科试验，初中分《汉语》、《文学》，高中只有《文学》（当时设想初中三年完成汉语的教学任务）；五十年代后期，受大跃进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走了弯路；六十年代前期，教材重视工具性，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文革”时期，又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后三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是拨乱反正时期，重提工具性和“双基”；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提倡编审分开，一纲多本，教材逐步走向多元，注意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多种与新课程相配套的，体现新课程精神，特别是注重人文熏陶的语文教材。总的来说，这六十年，语文教材由重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到重阅读、文学知识的传授，再到强调素质教育，直到体现新课程“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要求，虽是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上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语文知识”的问题
还没解决**

徐林祥：您觉得现在语文教材还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方面尚需改进？

徐林祥：我曾说过，一套理想的中学语文教材，至少要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一是作为语文学科的教材，要能很好地体现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内容，选文文质兼美，适合教学，安排符合学生学语文的规律，有助于学生养成爱阅读并规范使用祖国语言的习惯和能力；二是作为国家认可的教材，要能很好地体现国家意志、社会主流意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应该说，现行的人教版和苏教版在这些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

至于现行语文教材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教材中的语文知识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张志公先生曾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指出，不重视知识教育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四大弊端之一。五四前后，特别是三十年代，语法修辞知识编入教科书，成为现代语文教育区别于古代语文教育走上科学化道路的重要标志。然而，从建国至二十世纪末，人们对“语文知识”的内涵与外延，一直没有科学的界定。虽然1962年上海江苏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知识作了有益的探讨，将之概括为“字、词、句、篇、语法、修辞、文”八个方面，并得到全国语文教育界的普遍认可，称之为“八字宪法”；但是从1978年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首次讲“语文知识”这一概念起，语文教学大纲关于“语文知识”的表述，要么是以“包括……等”的形式来说明，要么是在“教材内容”或“教学内容”部分举出若干项来说明。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表述既未揭示概念的内涵，也不具备揭示概念外延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即“周延性”。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语文知识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从已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来看，唯独两份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内容标准”部分。一方面既有的语文知识系统，不能体现语文课程目标的要求，不能满足语文教学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新的语文知识框架尚未重建。虽然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地追回与反思语文知识到底指什么，以及语文知识到底包含哪些问题，但至今为止，语文知识到底有哪些，特别是对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十分重要的语文程序性知识有哪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闻链接

近年语文教改风波和争议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入选，因小说中含有一些关于性的描写，引起家长的担忧。

●200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实验本》印有关于奥运冠军刘翔的照片及新闻特写。同年，罗大佑的歌曲《童年》、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书》杂志的编辑手记《请国人温习常识》等篇幅，引起较大反响。

●2004年8月，北京9区县语文教材中，鲁迅的《阿Q正传》、《药》、《纪念刘和珍君》被撤下，而金庸的《雪山飞狐》则被编入教学参考书单，由此引发“金庸将取代鲁迅”的广泛争议。同时被剔除的还有《六国论》等近20篇传统古文篇章。

●2004年11月，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传言已久的“金庸将取代鲁迅”的广泛争议。同时被剔除的还有《六国论》等近20篇传统古文篇章。

»微博调查

你选谁的文章替代谁的文章

假设课文调整征集民意，你会选谁的文章替代谁的文章？说说你的看法。

●@孟秋：可以加上塞林格的《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海明威的《印第安营地》、马尔克斯的《巨蟹老人》。

●@风鬼：反映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本精神的课文不能少，中国的教材绝不能成为无原则地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工具，所以，用谁的课文或换谁的课文都可以，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原则就行。

●@陶立夏：我都记得在教科书里读过多少名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鲁迅。他的文章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时代，比历史书还生动。如果可以，我希望增加点阿城、苏童的。

●@小号鲨鱼：对修改语文教材的看法：1、被删去的好文章，2、新添加的也有好文章；4、教材不是唯一阅读范畴，更不是唯一的营养来源。那种觉得改了个教材便会让学生如何如何，或不再如何如何的观点，纯属杞人忧天。

●@船头草：叙事文比如杨绛的《我们仨》、《洗澡》；散文如钱钟书《围城》写的那序，也可以选，教教小孩子怎么讲故事。